



吳志森裝傻扮懵 欲蓋彌彰

梁立人
資深傳媒人

縱論香港

吳志森公器私用，將港台節目變成反對派的輿論陣地，煽動「仇商仇富」，分裂社會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，就以他最近攻擊香港首富李嘉誠是「經濟霸權」、「巧取豪奪」、「賺得太盡」的有關言論，便足以構成誹謗的事實。老實說，李嘉誠先生沒有控告吳志森誹謗是大人有大量，但吳志森作為政府機構香港電台的節目主持人，卻有責任澄清社會輿論對他的批評和指控。不但如此，香港電台本身也應對自己的僱員和節目負上責任，他們必須明白，言論自由不等同胡言亂語，編輯自主也不能放棄傳媒的責任和良心！

最近，《文匯報》連續發表多篇評論，批評香港電台的吳志森操控自己主持的港台節目，攻擊中央政府，攻擊建制派，煽動「仇商仇富」，偏袒反對派，惡意中傷和誹謗李嘉誠先生。吳志森也在《明報》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解，指《文匯報》對他發動「大批判」，並指這些文章「水平低下，不知所云」。

吳志森拙劣的無賴詭辯

雖然，吳志森口口聲聲自己是個小人物，然而，他在自己主持的節目裡，對香港時勢指指點點，信口開河，對超級富豪視如草芥，連中央政府也不放在眼內，又如何像個小人物呢？只不過，當面對別人的批評時，他便將自己的罵通街的惡婆扮相，變成受委屈的小媳婦形象，他說：「我只是傳媒界一個小人物，無論能量和影響力都遠不及『封味名嘴』，用密集式的輿論攻勢要我閉嘴，這種厚皮，就像用洲際導彈打蚊子，何必呢？」吳志森這時候將自己和「封味名嘴」比較，並非是自謙的表現，而是有心向其同道中人發訊號求救，影射「名嘴」已被逼封味，自己將是下一個受逼害的對象而已。不過，事實歸根到底是事實，作了孽是一定會有報應的，當年「名嘴」封味固然是自作自受，日後吳志森完蛋也是惡貫滿盈，惡有惡報，善有善報，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而已。以洲際導彈打蚊子固然不必，但蚊子就是蚊子，吸了人血還要嗡嗡的在你耳邊說一番大道理，實在討厭得很，乾脆一個巴掌把它拍扁就是！

吳志森不敢回應《文匯報》批評

其實，這隻蚊子如果真的感到「冤枉」，那也用不着兜兜轉轉的說那麼多廢話，它只要指出《文匯報》對他的批評並不是事實就夠了，可惜，他不敢否認任何《文匯報》對他的「大批判」，只是用一句「水平低下，不知所云」去為自己洗脫沉冤。不過，正如

背景嘈吵的錄音，沒有高質素的影像並不影響作為呈堂證供一樣，所謂「水平低下」也無損文章揭發的事實；至於「不知所云」，就如一個被告聲稱對控罪不了解，也是無法擺脫他的犯罪事實的。如果對別人的批評視作水平低下，欲蓋彌彰稱不知所云，那只是極為拙劣的無賴詭辯。

將港台變成反對派的輿論陣地

吳志森公器私用，將港台節目變成反對派的輿論陣地，煽動「仇商仇富」，分裂社會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，就以他最近攻擊香港首富李嘉誠是「經濟霸權」、「巧取豪奪」、「賺得太盡」的有關言論，便足以構成誹謗的事實。《文匯報》將其言論鉅細無遺的列出於多篇評論文章中，並要求吳志森對此作出解釋，吳志森作為一個知名度甚高的時事評論員，如果他要維護自己的聲譽，便應該對此指控作出嚴正聲明。可惜，吳志森對此並無任何實質的辯解，只會以矯揉造作的言辭混淆視聽，說「是羅織的罪名和搜集的證據，像一盤亂了磁粉的錄音帶，剪剪貼貼，舊文翻新，邏輯和語言的混亂，即使多讀三遍仍是不知所云」。既是羅織罪名，為何不據理力辯？既然像一盤亂了磁粉的錄音帶，何不指出錄音帶中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？既然多讀三遍仍不知所云，那為何要將《文匯報》的文章視作以洲際導彈打蚊子呢？很明顯，吳志森對文章的內容完全明白，只是在裝傻扮懵，藉此蒙混過關而已。

長毛湯家驊轟派飯 打壓田少部署

無理質疑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

建制派約見王光亞 反對派「呷醋」

王光亞應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邀請，雙方在深圳會面，卻料不到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立時「打爛醋罎」，聲稱王光亞是次為「選擇性會面」，又來招東施效顰，聲言要去信王光亞，要求與對方會面。

最喜歡「上網線」的香港反對派，借王光亞日前應約與建制派議員會面一見，大大發揮一番。社民連的「長毛」梁國雄聲言，立法會反對派「在地區直選中代表了6成民意」，質疑對方「選擇性會見議員」的做法「豈有此理」，又稱對方在聯合國工作多年，「應該明白這樣做不恰當」。

東施效顰 稱要去信求見

一直聲稱希望與中央「溝通」的公民黨，該黨前黨魁余若薇「大呷乾醋」，「酸溜溜」地聲稱，香港立法會是特區憲制下「唯一代表民意的機構」，王光亞身為港澳辦官員，與議員會面的安排應一視同仁，又宣稱既然是次雙方會面是「藉詞」由建制派議員主動邀請，她已向反對派「飯盒會」召集人何秀蘭提出，去信邀請王光亞見面，更稱倘王光亞接受邀請，希望與他討論在港如何落實公平而普及的選舉制度，也希望對方不只會見議員，亦能接觸各界人士。

是次會面的召集人、民建聯主席譚耀宗重申，建制派議員是在一次飯局中，認為應找機會與新任不久的王光亞會面，於是主動向中聯辦提出，並不存在王光亞選擇性會見議員的情況。他再次引述王光亞指，特首曾蔭權曾邀他訪港，但王光亞於「兩會」後才有空檔，而訪港事宜亦要留待特區政府再作安排。他並相信，王光亞在訪問香港時，一定會廣泛接觸香港各界人士，聽取意見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



劉田北俊與劉健儀早前向長者派飯，竟惹來湯家驊與梁國雄批評。

為重振聲威，自由黨決定「痛定思痛」做好地區工作，新年「頭炮」活動是急召「出山救亡」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（田少），聯同黨主席劉健儀（Miriam）在上周11度寒風襲港下，向沙田區長者大派又燒飯。不過，此舉卻惹來反對派「眼紅」，選區在新界東的公民黨湯家驊（大口湯）與社民連梁國雄（長毛）乘機發炮，不點名質疑該黨利用選舉法例的灰色地帶，藉着為提高該黨名聲而間接令候選人得益。雖然當局已澄清選舉法例並不存在漏洞，但政界中人相信，反對派不會收手，日後會繼續「有理無理」把矛頭瞄準「田少」，以打擊其復出大計。

在昨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，立法會各個黨派的議員都關心當局日後如何優化選舉的實務安排，議題涉及選舉開支申報、票站調查等。大口湯在發言時，卻突然轉移目標，質疑「有政黨」早前派又燒飯的舉動：「雖然不是為了某名候選人，但是否利用目前選舉法例的明顯漏洞，提高該黨本身的名聲，令日後該黨參選者自然得益？」

侮辱選民「無飯無選票」

平日將「相信人民」掛在口邊的長毛，在隨後接發發言時就侮辱當區選民，聲言曾聽聞有市民認為「收到又燒飯最實際」，並表明下次選舉不會投票支持他，「（我）有咩着數（界市民），故寧願授予某君」，更由此引伸出「陰謀論」，聲稱假使當日派又燒飯沒有問題，只要「沒有叫你選某個人就得」，那等於鼓勵人「派得就派」，大有質疑自由黨「用錢砸死選民」的意味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羅

智光在回應時強調，政治人物一直都以不同方法與市民聯絡、接觸，並引述選舉及舞弊條例的條文，重申最重要是在選舉期間，個別候選人的選舉開支有否影響或促使其他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，故不同意目前的選舉法例存在漏洞之說。

先發制人砌「潛在強敵」

雖然大口湯與長毛一直沒有開名誰是「派又燒飯」的當事人，但明眼人都知道他們的矛頭是共同指向早前高調宣布復出的田少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致電Miriam，希望了解一下自由黨對此的看法，但未獲回覆。有政界中人笑言，在政界浸淫多年的田少這位「惹火尤物」大有可能再戰新界東，同區的大口湯被公民黨「邊緣化」，長毛則因縱容下屬「炮打太上黃」黃毓民而被憤青日夜批鬥，選情都大為不妙，因此就更為留意田少的一舉一動，隨時乘機抽水，希望打擊這「潛在強敵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

劉太港產潮物銷創意產業

別出心裁

時下各行各業都講求創意，本港創意產業近年亦成為政府積極推動的新興產業之一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在新春前夕，與傳媒行家茶敘時，非常有心思地為出席的記者們準備了新年小禮物：男士獲贈一樹枝造型的音樂分流器，而女士則獲贈一個本地創意品牌Chocolate Rain的筆袋，希望藉着這些創意產品，向大家推介香港創意產業的最新發展。

原來，作為禮物的音樂分流器是本地青年設計師的作品，於去年獲得有工業設計界奧斯卡之稱的2010年iF產品設計獎。創意香港辦

公室總監廖永亮介紹說，這款分流器名為「Music Branches」，可讓2至3人同時聆聽到他們喜愛的音樂。該產品更已遠銷歐美等地區。

本地創意產品遠銷歐美

Chocolate Rain筆袋也是本地創意品牌，設計靈感源自童年夢想和奇趣經歷。Chocolate Rain的每件產品都是獨一無二，融合不同物料和獨特的藝術元素，並以人手製作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

劉太藉送小禮物給記者的機會，推介本港創意產業的發展。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攝



反對派內訌頻頻權慾薰心

馬彥



再有十二名民主黨黨員宣布退黨，理由是不認同黨內主流派的方向，黨高層「假團結，真排擠」。隨後該黨主席何俊仁高調反擊，反指發公開信的退黨成員何淑萍不道德，在政改立場上出爾反爾。反對派內各自潛伏着的一批激進派，在不同政黨內多次煽動激進派系人馬另起爐灶，反對派的民主觀的確出問題了。

商尋求共識，也不認為有全局考慮的需要。他們當中，相當一部分人的民主觀強調個體意見被接納尊重才能體現民主，否則就是獨裁，至於大局考慮則是領導層的責任，成員沒有責任考慮全局。反對派一向都以這種民主觀念將自己置於審視政府的角色，只懂批評不知包容，今日反對派內部出現黨員退黨的情況實在有跡可尋，絕非無緣無故。

不過，反對派是不會承認派系鬥爭是不團結和分裂的表現，他們總以「民主」和「百花齊放」自圓其說，總而言之，你爭我奪、公開批鬥也是民主自由的自然現象，不必大驚小怪。可是，如果民主的意義只是各人意見得以擴張也未免太膚淺了，四分五裂的社會，縱有民主最終亦會返回弱肉強食的時代。

建制派擴大政治光譜

徐庶



過去建制派強調團結、步調一致，在香港新的政治環境和選舉制度下，吃了不少啞巴虧。原來，反對派表面上自由放任，民主得很，實際內部早已經作好分工合作的安排，互相整合，作出協調，但是對外則擴大政治光譜，以利按照選舉制度分開多張名單出選，為了掩人耳目，爭取不同傾向的選民，故意「做騷」，互相有不同的觀點，不同的表述，甚至唇槍舌劍，拳來腳往，最後拆夥，用兩張名單出選。這就是兵不厭詐。

建制派看透這些活劇，看得多了，也看到了反對派的套路，知道了如果不改變策略，就會相當被動。最近，建制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，也開始增加了言論的靈活性，在不同的問題上，各有不同的角色。例如，反對派支持王丹前來香港，他們的口徑高度一致，建制派卻拉開了距離，以不同的腔調處理這個問題，一種論調是：王丹是間諜特務，怎麼可以來港？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指出：過去有一些「民運人士」作出了許多承諾，但是入境之後，卻忘記了所有的承諾，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，所以，能

否批准，存在很大的疑問。同樣是人大代表，也有不同的表述。黃國健指出：可以根據人情和道理處理王丹的申請。但是，有議員認為，如果立法會議員高調討論「民運人士」的入境問題，施加壓力，只會弄巧反拙，反使機會減少。特區政府的官員又說，這一次不批准，並不意味着下一次不批准，要視乎當時的具體情況以及法律的許可範圍酌情處理。

現在的政治博弈，相當複雜。既然對手有很多手段，有很多角色，有很大的空間，建制派也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禮尚往來，以多元化、多方位、多角度、多階段與之周旋，四面攬千斤，以靜制動，後發制人。

首先，要搶奪政治的主動權和影響力，如果不表述，選舉不作秀，說是「杯葛」，這是下策。結果在輿論上讓對方先入為主。在爭奪群眾的空間中，讓對手佔領了時間和空間，單獨享受政治話語權，也把選民群眾推給了對方。現在大徹大悟，各路人馬，有分有合，避其尖銳，擊其墮歸，變化無窮，互相呼應，既爭取了言論引導權和政治主導權，又爭取了選民。擴大政治光譜，對方可以用，建制派當然更加可以用起來，用得更加純熟。